

XUESHILISHI DONGSHU

血色历史丛书

食人魔窟

——侵华日军 731 细菌战部队

王维玲 陈新 主编

刘虔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XUESHILICHONGSHU

食人魔窟

——侵华日军 731 细菌战部队

王维玲 陈新 主编

刘虔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勿忘国耻，兴我中华

——《血色历史丛书》总序

2005年8月15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值此之际，我们把《血色历史丛书》悲壮而郑重地奉献给广大读者，首先献给青少年读者，以此悼念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全体将士们，悼念被侵华日军无辜杀害的数以千万计的黎民百姓们。

60年前的那场艰难困苦的反 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国是最终的胜利者！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天使战胜魔鬼，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来欢呼、来庆祝、来纪念这场伟大卫国战争的空前胜利。但是我们却没有丝毫的理由来忘却日本侵略者所犯下的前所未有的滔天罪行，来忘却我们的人民长达八年之久遭受到的非人的残害与蹂躏。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个数典



忘祖的民族是肤浅的，没有希望的民族。如果忘记的只是过去的璀璨与辉煌，那么这个民族便是灰暗的，可悲的；如果忘记的却是被异族欺侮的血色历史，那么这个民族不仅灰暗与可悲，而是可叹与可伶了。

我们阅读这套《血色历史丛书》，犹如观看一部酷刑实录影碟，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的种种法西斯暴行真实地展现在面前：大刀砍头，集体活埋，烧死电死，挖眼掏心，剥皮分尸，用毒气整批杀人，用军犬撕咬活人，用活人当靶子进行杀人比赛……侵华日军这一桩桩血腥的罪行，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这一件件奇耻大辱，每一位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轻易忘却，作为被欺侮的中国人的后辈——当代中国青少年更不会忘却。如果有人真的忘却了此仇此恨，此侮此辱，那就不仅可怜可叹，而是可憎可恶了。


我们尊敬的六位作家讲述这段日军侵华的血色历史，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精心编辑出版，并不是要纠缠历史旧账，更不是鼓动民族复仇情绪。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一贯主张以邻为伴，与邻为善。中国人民又是善恶分明的，有恩必报，有恶必

惩。正如那句我们十分熟悉的歌词：“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

那么，我们出版这套《血色历史丛书》究竟有什么清晰的动机和实际意义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但必须回答，归纳起来有两个明白无误的宗旨：

一是以史为鉴。我们要和日本人民一道，从历史中共同吸取血的教训，共同反对日本当局某些政客和右翼势力。他们频频拜鬼，借尸还魂；他们审议通过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教科书；他们支持“台独”，危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和统一大业……总之，他们做着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梦，妄图再次给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对此，我们不能不防，必须严防；不能晚防，必须早防；不能小防，必须大防。

二是放眼未来。在国力日益增强、人民生活日益提高的和平年代，我们，尤其是青少年难免养尊处优，思想麻痹。血色历史好比一服良药，可以医治人们的麻痹症，可以有效地教育未成年人，激励他们磨练斗志，奋发图强，努力学习，加速成长，为振兴中华做好精神、意志、体魄、智力诸方面的



超前准备、超强准备，让青少年一代能够清醒地意识到，现在世界并不太平，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日子尚未到来，要战胜恶狼，我们必须比恶狼更加势大力沉。这副重担，历史性地落在了未来一代人或两代人三代人的肩上。

勿忘国耻，兴我中华。这就是《血色历史丛书》单纯鲜明的主题。

陈 新

2005年3月15日

目 录

引言	1
一 疯长在军国主义粪土里的贪婪	5
二 背荫河与平房镇：魔鬼们麇集与 出发的地方	11
三 走近魔窟之一：所谓“特别输送”	19
四 走近魔窟之二：解剖刀下无援的目光	27
五 走近魔窟之三：死相惨烈种种	37
六 走近魔窟之四：旷野悲风	53
七 走近魔窟之五：在“731”之外	63
八 细菌战实录之一：浙江蒙难	73
九 细菌战实录之二：常德在劫	83
十 细菌战实录之三：浙赣线上	91
十一 细菌战实录之四：滇西之殇	104
十二 细菌战实录之五：北地血光	120
十三 让最黑暗的一页曝光于天下	130

引 言

在我们的史册上，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史是最血腥的。血腥的字里行间，血腥的章章节节，写满了阴谋、欺凌、掠夺、抢劫、杀戮、放火、投毒。白骨森森的万人坑。狼狗出没的无人区。攻城掠地的暴虐。伤天害理的残忍。如毒蜘蛛编织罗网，编织着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毒汁四溅的事变、惨案、协定、不平等条约。屈指算来，如果把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马关条约，日本割占了台湾和辽东半岛，算是这个东方大盗在侵略中国这张蛛网上编织的第一个毒结；其后，得陇望蜀的这只毒蜘蛛更是横行阔步，日日逼进，把它的毒针扎向了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全面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张作霖命丧皇姑屯的大爆炸，痛彻神州心肺的“九一八”，上海的“一·二八”事变，贴着太阳旗膏药的“满洲国”，宛平卢沟桥枪声大作的“七七”之夜，《何梅协定》后的华北自治，还有血洗无辜平民的平顶山惨案，济南

惨案，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慰安妇，强掳劳工等等，无不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那个时候，辽阔的中华大地，几乎半壁江山都在这只毒蜘蛛的蛛网里，硝烟弥漫，刀枪肆虐，江河里流着我们同胞的血，原野上洒满同胞的泪。更有甚者，我们的人民在承受鬼子们枪弹炮火杀戮的同时，还要承受另一种血腥屠杀，一种没有硝烟却更为残忍，被凌迟的痛苦浸泡着的死亡，这就是日本鬼子发动的细菌战！

在全面走近日寇细菌战这一血腥罪行之前，且先看曾经参与这场血腥屠杀的一个日本老兵筱冢良雄五十年后的一段回忆。他说：“我第一次到中国时才16岁。1939年5月12日，作为731部队的少年兵，我来到哈尔滨，但是没人告诉我到底来做什么。不听、不看、不问，就是这支细菌战部队铁的原则。后来，我一直在参与制造一种厉害的细菌。从1942年11月开始……用鼠疫菌进行过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目的是要确认自己制作的细菌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杀伤力，进而培育更毒的细菌——主要是鼠疫菌。用来作为实验材料的，是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构抓来的抗日分子。我们往活人体内注入富含细菌的血清，然后把病得将死的人活活解剖。”又说：“直到今天，我都记得活活解剖一个中国人的事情：这个男人是一个头脑清醒、具有知识分子风度的人。我看那个人眼

睛直瞪着我，我只好把目光转向别的地方。感染了鼠疫的这个男性，脸和身体完全变黑了。班长命令我给他洗身体，拿着解剖刀的班副向我发出快点干的信号，我就闭着眼睛用甲板刷子刷洗他的脸部，这个人的心脏还在跳的时候，解剖就开始了。我按照命令把这个男人活活地解剖开，取出他的脏器。不到两个月时间，我对5个中国人进行了活体解剖……”

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的眼里已经挤不出泪水！

面对这样的场景，我们的心已如喷发的火山！

而这，正是日本鬼子这个东方恶魔干出的事情，正是731部队这个20世纪最为凶狠最为无耻的食人魔窟里，十多年的时间在我们的土地上每天都要上演的惨剧；而且，这样的惨剧，又只是以日军731部队为核心的整个日本细菌战部队所犯滔天大罪的显露的冰山一角！

在我们的史册上，如同在我们的记忆里。

时光虽已走远，但记忆长驻心中。

追击“731”，追击魔鬼的踪迹，让我们看一个究竟。

追击“731”，剥开魔鬼的画皮，这不只是在重复历史的记忆。

还为了那些因被凌迟而惨死在魔鬼手下的我们的万千同胞不死的冤魂；

为了人类应该永远坚守的正义；

为了今天和明天的生活远离魔鬼的阴影；
为了所有平凡而善良、崇高而宝贵的生命……

一 疯长在军国主义粪土里的贪婪

寻找答案

看完前面那个日军士兵对中国人进行活体解剖的自述，善良的人们一定会问：面对活生生的生命，日本鬼子怎么这样下得了手？怎么会有这般残忍、残暴、残酷的恶行？搜索尽人类一切现有的关于诅咒关于唾骂的词汇，似乎都不能表述我们内心的愤怒与仇恨！

那么，答案在哪里？答案只能从那疯长着的被军国主义催生的强盗贪婪的本性里去寻找。残忍来自贪婪。残忍来自极度膨胀的掠夺与占有的欲望……

关于“小日本鬼子”这个称号

在反映抗日战争的电影或小说中，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或看到中国抗日军民把日本侵略者称为“小日本鬼

子”。的确，“小日本鬼子”是我们中国人送给日本军国主义者最恰当不过的称号。它不仅传达着我们中国人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全部仇恨、厌恶、不可屈服的抗拒，同时寄寓着我们的声讨与蔑视。

日本这个自古以来就像一把断裂的弯弓，脱离亚洲陆地，撒落在大洋波涛里的蕞尔岛国，虽然资源不丰富，大大小小岛屿全加起来的面积也比不上我国的一个黑龙江省，但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胃口却大得惊人。19世纪中叶以后，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国势日盛。明治天皇就喊出这样的口号：“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进入现代，那传统的以封建皇权为支柱的武士道精神的母胎中，更注入了法西斯独裁的精血，从而孕育成了具有日本特色，融皇权神道、忠勇智忍、穷兵黩武、拓土扩疆于一体的军国主义精神图腾，并统领着国家权力和社会走向。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自得意满地枕着太平洋汹涌的波涛，从自己祖传的几个小岛出发，做起独霸亚洲征服世界的美梦。俗话说，梦里看花花非花。可在被霸权野心涨昏了头脑的日本侵略者头目看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近攻远征，在琉球得手、朝鲜得手、台湾和辽东半岛得手之后，他们美梦的实现仿佛也只有一步之遥了。到了1927年，日本加快了对华侵略的步伐。这一年6~7月间，田中义一内阁举行东方会议，

日本的“大陆政策”正式出笼，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田中奏折》中所说的：“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中国）。”在《田中奏折》中，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毫无遮掩地表达了既定的侵华方针和战略取向。

组建细菌战部队

日本鬼子自知国小人寡，兵源不足，资源贫乏，称霸世界总感气力不够。因此，在常规武器之外，寻找另一种不需太多资源、费用低、杀伤力大的武器，便成了军国主义分子认真思考的问题。当时京都卫戍部队一个三等军医医正（大尉军医）叫石井四郎的跳出来，献上一套关于开展细菌战的理论和计划。他认为，日本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是资源短缺，“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其他制造武器的必需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的一种”。他还对自己搞的军事医学重新做了理论上的定位：“军事医学不仅仅是治疗和预防，真正的军事医学的目的在于进攻。”这些主张，深得日本军部高级官员的认同与赏识。1928年4月，在陆军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总参谋作战处处长铃木率道等人的支持下，石井四郎以日本驻外武官的身份，被派往国外。披着旅行的外衣，走遍欧美20多个国家和地

区，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考察。1930年4月，奉命回国的石井四郎用这样的结论回答了军部的知遇之恩：“列强都在准备进行细菌战的工作，日本若不进行此种准备，在将来战争中必然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很显然，前半句被夸大的情况不过是为日本准备细菌战找一个掩饰自己狼子野心的理由而已。锣鼓一经敲响，军部立即谋划，天皇急急下令，小鬼四方云集。就这样，怀揣征服与掠夺世界的鬼胎，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公然践踏国际公约，放手干起了研究、实验、生产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恶勾当。在紧锣密鼓的催促声中，魔鬼们应声起舞，联袂登台，很短的时间里，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支专事细菌战的共约两万人的部队被组建起来，请看这个时间表：

1930年，石井四郎回国不久，便在他任教的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建立了细菌武器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为日本细菌战点燃了罪恶之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我东北。侵略者野心大振，石井四郎更是认为放手大干的时候到了，提出要把细菌战的主基地从日本国内移到中国东北。理由是，东北地广人稀，万一发生细菌泄漏，不会危及日本国民，且又便于保密、可以就近取用中国战俘和百姓的生命做人体实验，更加便捷地检测细菌武器的杀伤力；

与苏联靠近，一旦同苏联作战，也便于提供细菌战剂。总之，从全局看，更有利于配合与支持日本以后的战略目标的实行……这个提议立即获得日本陆军军部的赞同。日本军部把细菌战的研究全权交给了石井四郎。而裕仁天皇更从他个人掌管的秘密账户里拨出资金作为石井四郎的研究起动经费。经过一年的筹建，1933年，日军便在我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镇建立了细菌战研究基地。防疫给水部本部则设在哈尔滨南岗区。石井四郎任部部长，又称石井部队，对外称加茂部队。细菌战拉开了大幕。

1936年，为了扩大细菌战研究规模，天皇裕仁敕令石井四郎率部从背荫河迁至哈尔滨南郊平房镇地区，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满洲第731部队。同时又敕令在长春南郊孟家屯建立牲畜及农作物细菌战部队，即满洲第100部队。扩大后的平房镇第731部队总部占地6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也是最先进的细菌战基地，是日本实施细菌战的核心力量。

1939年，随着侵华日军战线的推进，战区的扩展，日军所到之处都有新的细菌战部队组建。在华北北平有1855部队，在华中南京有1644部队，在华南广州有8604部队，在东南亚的新加坡有9420部队，再加上各部队又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数十个中等城市设立了63个支队，

这样就形成了以731部队为龙头的7大细菌战基地部队以及众多细菌战支队，形成遍及全中国及至东南亚的一个巨大的细菌战网络。过去在哈尔滨的日军731细菌战部队是属于关东军的，后来新成立的四支部队虽然直属于日本陆军参谋部登户研究所领导，但技术性指导仍由石井四郎负责。石井四郎除指挥关东军细菌战部队外，还指挥华北、华中、华南和南太平洋方面的细菌战部队。所谓登户研究所，成立于1937年，是专门从事暗杀和间谍性阴谋破坏活动的机构，日军称之为谋略性活动组织。日本侵略军细菌战部队的性质由此可见其阴狠与险恶。

丑剧上演了

死亡的阴影如此浓重地笼罩着中华大地。

在日本鬼子们的操纵下，一场反人类的丑剧上演着。

丑剧的总监当然是以天皇裕仁为统帅的日本最上层的军国主义头目了。

主演者呢？就是那个被称为“日本细菌战之父”的石井四郎和他所创建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日军第731细菌战部队。

残忍与血腥，则是这场丑剧的全部台词。